

新加坡共和國

華文

文學選集

《小說》柏楊主編

新加坡共和國

華文文學選集

小說篇

柏楊主編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 小說篇

時報書系 / 368

主編 / 柏楊

顧問 / 鍾文荅 莫理光 高上秦

執行編輯 / 張道昉

編輯委員 / 方修 林臻 蔡欣 葛凡 周望樺

田流 連奇 梁三白 風沙雁

杜南發 柯元馨 周安托 李瑞騰

應鳳凰

校對 / 周淑貞

初版 /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六月一日

發行人 / 儲京之

出版者 /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

電話 / 三〇六六八四二

郵政劃撥 / 一〇三八五四

印刷 / 文羣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 臺北市萬大路七一巷二四號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二一四號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定價新台幣三〇〇元

總序

柏 楊

新加坡共和國，是一個使人充滿敬意和嚮往的國度。她的面積雖然很小，但她是一顆光芒四射的鑽石。在世界萬邦中，找不到任何一個國度，跟中國的緣份，比新加坡共和國更為密切，原因很簡單，血濃於水。從前，日本軍閥每當拋出繩索細綁中國人時，就喊出口號：「中日同文同種」，用來欺騙中國人的純潔感情，使中國人心甘情願的向披著羊皮的狼，伸出脖子。而真正跟中國有骨肉之親的，卻是遠在麻六甲海峽南端的一個寶島。中華人——我們也可以參考邱吉爾先生的提示：華語民族，已在世界上建立了兩個國家，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新加坡共和國，我們認為，中國跟新加坡的關係，正如英國跟美國的關係。中國是英國，新加坡是美利堅。兩國人民，一母同胞，如足如手。

華語民族的文學作品，本渾然一體。移民新加坡初期的中華人，從十九世紀初葉到二十世紀初葉，百餘年之久，新加坡華文文學，跟中國華文文學，密不可分，像藤葛一樣，依附在故鄉故土。絕大多數作家的作品，都以中國為背景。因而也直接而銳敏的受到中國文學的影響，

包括文言文被廢棄改用白話，包括五四運動新思潮的衝擊。這一段漫長的時間，一般人稱之為殖民地文學，或僑民文學。我們似乎應該稱之為移民文學，是任何一個新開發地區，必然經過的過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分水嶺，新加坡、馬來亞（新馬）兩個英國殖民地的華語作家，跟中國國內對日抗戰，民族意識覺醒的形勢結合，興起強烈的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的戰鬥意識。而在戰後，新加坡繼馬來西亞聯邦之後，建立共和國。政治上的獨立，中華人由僑居而定居，由移民而成為新興國度的原始居民，文學上也跟着進入一個嶄新天地，開始跳出移民時代中國文學的羈絆，在新土壤、新國土上、生根、發芽、成長。這跟美國獨立後，文學的發展軌跡，幾乎並無二致。

一九八一年春，我前往新加坡訪問時，發現華文文學在這個新興的鑽石國度，不但正在成長，而且已經茁壯，感到由衷的敬佩和震動，同時慚愧，慚愧我們在中國的中華人，對於骨肉手足這麼高的文化成就，竟然陌生。直到目前的現象是，中新兩國的文化交流，仍是單行道。中國作品和作家，在新加坡共和國，幾乎家喻戶曉。而對新加坡共和國的作品和作家，中國讀者卻十分茫然。這是不公平的，他們接納我們太多的心血結晶，卻吝於賜給我們一星點成果，責任不在他們，而在我們的無知，以致對他們特有的豐富寶藏，不能分享。這是一個嚴肅的課題，耿耿於心。

感謝新加坡南洋商報，和臺北時報文化公司，他們的高瞻遠矚，和對華語民族的熱情跟責

任感，促使我們有榮幸編輯這部「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這是一項史無前例的突破，在兩國作家組成的混合編輯委員共同努力下，使新加坡高深造詣的華文作品，在中國展示，並普及全球華語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再感謝鍾文苓、莫理光、高上秦三位先生，整個編輯工作，都在他們的指導之下。感謝張道昉先生，他任勞任怨的細心收集稿件，沒有他，我們什麼都做不成。感謝李瑞騰、周安托二位先生，他們在拜讀各稿後，為各冊寫下導言。感謝柯元馨女士，她用最大的魄力承擔出版。感謝方修先生、林臻先生、蔡欣先生、葛凡先生、周望樺先生、田流先生、連奇先生、梁三白先生、風沙雁先生、杜南發先生、應鳳凰女士，分出寶貴的時間，只為了這是我們共同的想法。

更感謝准許我們把他的稿件，收入這部選集的新加坡共和國各位傑出的作家，因為你的慷慨，使整個華語民族都有欣賞你們作品的機會。

最後，我們向新加坡共和國和全體國民致敬，請接納我們這份獻禮。

導言

十八世紀前，詩歌和戲劇才是文學的重心，小說僅是孱弱的支派，一直不能登大雅之堂。直到十九世紀，印刷術進步、知識份子增加，劇場數目不能比例的擴張，而在家看一本小說比到劇場看一場戲，容易得多了。於是小說開始蓬勃，經過無數大師的耕耘，終於取詩歌和戲劇而代之，在文學領域中，成爲主流。這一主流的形成，有其時空的因素，諸如產業革命的發生，社會結構的改變等等，然而科學實證論的流行，所給予的影響，也不可忽視。鼓勵人們逃避現實的浪漫文學，逐漸轉向，只要是人生，無論它是醜是惡，是善是美；無論它是高貴，是低俗，都是小說探討的題材。小說比其他任何形式的文學，都更容易鋪陳，它一開始就包括了宗教問題，兩代之間衝突問題，物質文明激盪問題，社會各階層生活競爭和貧富懸殊以及性與道德困擾問題。使文學從少數人貧血的象牙之塔小天地中，提昇到世界性的大衆性的胸懷。在「眞」的反映與追求下，文學家用小說形式，發抒了對社會、政治、倫理的見解和主張，每一件事，每一篇創作，都與生活息息相關，固之也在人們心中引起廣大的反應。

而文學的風格由種族、環境、時代三項要素構成，雖然文藝作品不一定是外在原因必然性的產物，但是從種族、環境、時代三個角度，去看新加坡共和國的華文文學，尤其是她的華文小說，較易掌握她的特殊風貌。

新加坡共和國是一個多種族國家，華人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六·八，其餘則由馬來人、印度人等構成。三大民族有個共同特點：都是從外地移入的，因此反映在早期殖民時代的小說上，基本上呈現了一種流離心態，此點在重視「故國」、「親情」、「重遷」的華人身上，感受更為嚴重。無論在形式與內容上，皆可視為中國母土文學的延伸。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自一九四七年開始，殖民地出生的人口超過了移民人口的半數，這些土生土長的年輕人，現在正是新加坡共和國的中堅，在他們中間產生的小說家，就具備了先天的本土意識。是故在創作取材上，「異鄉」的情調幾乎是看不到了，他們從「戀舊」與「感傷」的框框，跳到活生生的現實社會，像易梵的「大樹下，兩個老人」、青青草的「那篇春的詩」，完全擺脫了中國的陰影，專注於反映本土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和希望。就是移民的一代，由於政治環境的轉變，（新加坡共和國的獨立），使他們也有一番自覺，如苗秀的「新加坡屋頂下」，描述一個妓女與流氓的愛情故事，在這篇小說的發展過程中，作者雖然暴露了當時新加坡「屋頂」下陰暗的一面，但在故事的結束時，他為陰森的舞臺，燃點了一盞燈，儘管燈籠微弱，僅是故事中二位主角希望「能夠好好生活在一塊」，但「希望」畢竟是勇氣的泉源，尤其一個新的國家意識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新加坡共和國的華人精神，自有源頭脈絡，和豐厚深廣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新加坡共和國的華文作家，真正尋到自己的根，正視了自己創作時應有的方向。

新加坡是一個單一城市的國家——一個現代化典型的大都市，和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從地理空間來看，

它是狹小的。在社會生活的區分上，她屬於都市文明，在獨立奮鬥的過程中，她又是艱辛的——由英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到今天的獨立。新加坡的華文小說，無疑受到以上幾點所給予的影響，因而形成了新加坡獨特的地區性色彩。

狹小的空間，並不表示思想的禁錮，在這部小說選集中，由於時間順序的編排，我們很容易適切的看到華文小說成熟的軌跡。尤值注意的是，新加坡共和國晚近的華文小說家，他們已從憤懣、哀怨的聲音中超越。小說固是反應當時當地的現實，但有悲歡、有愛恨，由單向的生活管窺，進而到全面社會的俯瞰，由個人情緒的發抒，擴張到整體人生的省視；在有限空間的影響力下，他們不斷作多向的努力，這種努力，增加了新加坡共和國華文小說的魅力與張度。從易卜生到史特林堡，市民道德的沒落，是重要的主題，而城市也是十九世紀後，一般人社會理想最後的聚落，但這個最終的理想歸宿，卻一直與理想背道而馳；城市是新思潮的發祥地，也是舊道德最易淪喪的地方，是工商業的重鎮，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也是人性最爲疏離，人格最易破產的異鄉，它充滿了挑戰、詭詐、奇特、暴力的色彩，但在其中也有生命的喜悅。嚴格的說，新加坡沒有鄉村，人民整體生活上，無法逃避都市文明的壞處和好處，這表現在小說創作中，忠實的反映了都市文明的壓力，而有且沒可資潛遁的腹地，如秦儀所寫的「長廊」，不僅說出了一條無盡幽黯的路，也說出了人性亙古即有的貪念與埋怨情操的矛盾。像韓萌的小說「殺妻」，所描寫的落魄書生的沈哀，是當時新加坡環境下，一種人爲的絕境的沈象，做爲一個卑微的人物，他的抗拒僅能在自己方寸之間，任何外在的伸展，必定都是傷痕累累，於是「書生」想通了，要原諒妻子的爲妓，唯有與自己的妻子，相互憐憫，方可建立一個在生活戰鬪中的橋頭堡。

「唉，累了，你就睡吧，我去煮粥，煮熟了，才叫你和孩子們起來吃好啦！」，但是在黑暗中，他要摸火柴，悄悄點一把火時，他摸到了孩子們一雙、兩雙至四雙的小腳，卻沒有發現妻子，「她不會再出去吧？她沒

有回來？紅燈碼頭，海……」，「他彷彿看見在紅燈碼頭的海面上正浮着妻子的屍體……」，他的妻子確實死了，死於吊頸自殺，紅燈碼頭，海……新加坡不可改變的自然景觀，作者沒有故意刻劃，但他淡然的敘述卻作了最強烈的控訴，正因為新加坡共和國的華文小說家在他們的焦慮中，充滿對未來開拓的企圖和雄心。

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經驗，都將成為其文學中不可或缺的莊嚴而偉大的素質，新加坡共和國立國歷史雖短，但它的歷史經驗却充滿挫折和創傷，是故，華文小說中總普遍流露傷感和憤怒。這些經驗所帶來的傷痛，在近廿年，已漸漸痊癒，但對傷痛的恐懼依然存在，在現實的不安與焦躁中，像牧羊奴的「不可觸的」這篇小說，技巧上脫離了自然主義的風格，在內省的獨創性裡，所經營的神秘氛圍。表面上看來是絕望的，應屬梅特林克的「沈默」，但在作者的疑慮中，却充滿不屈的意志。「到處都有關卡，沒有證件，他的確不能跑去那裡，若他死了，一如沒有生之價值的東西必須自毀或他毀，一條橫遭拒絕的靈魂，也只能繞在這兒上空的緯線上，衰敗、易斷、可被分化，却不可完全被抽離」。這是一個一切價值都迭遭損滅的時代，牧羊奴在這篇小說中，可感觸的，有如比利時詩人魏爾蓮的「船夫」，「舟夫在逆流中操棹上行」，雖然舵毀了，槳斷了，他依然奮力前行，而尋求穩定的前航是新加坡文學創作者的憧憬，也成為他們自覺不可推卸的責任。

廿世紀歷經二次大戰的浩劫，人類對苦難的認識，已達心死的地步，向上向外的追求也幾到極限，道德的價值以至於人的價值，在急速的社會變遷下，好像已無從肯定，而現代文學的特質，不可否認的，是以寫實主義為其主流；以客觀冷靜的態度，暴露人生的真實面。雖然也有其反動，若干作家正圖捕捉人的精神生活、心理活動，從而追探人性中的奧秘，但這些作品正也反映了這個時代，包括生活上的圭臬和心靈上的依恃，遭到了灼傷，他們必須從現實的基礎，重尋復原的良方，根本上他們的精神還是屬於寫實的範疇。

這本新加坡共和國華文小說選輯，創作的時間，自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〇年，凡卅餘年之久，與新加坡脫離帝國主義統治的時間相彷彿，在廿世紀文學大潮流下，他們的小說，整體風格是與此潮流相配合；從于沫我的「賣卜卜麵頭手」、苗秀的「新加坡屋頂下」，到呈向風的「演悲劇的人」，清晰的看到他們所呈現的「無技巧」的「自然人生」，可是作家若僅於創作風格上的寫實，而沒有更高境界的追求，文學生命便告停滯，易卜生的寫實，有其更為深沉、浪漫的一面，他的不朽應在於此。

新加坡共和國華人祖先，是華族獨具冒險特質的一羣，當溫暖的貿易風吹送時，在他們內心深處，必定對遠方有一股衝動，今天他們以大陸的族性，立國於多變的海洋，所面對的自然，是一幅具有不斷挑戰的景觀；夏秋來自海上，能摧毀一切的風暴；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游移不斷的船艦，更成為不安的象徵，他們必定會培養出對時空特別的敏感度，這種敏感度，無疑將成為新加坡共和國華人文學的異采。

目錄

總序 柏楊 1
導言 1

第一輯 一九四五——一九四八

劉冷 賊 3
丘天 愛情的快樂 12
夏霖 衝 19

第二輯 一九四八——一九五三

韓萌 殺妻 27
蕭村 中秋 37
苗秀 新加坡屋頂下 44
趙戎 古老石山 132
于沫我 賣卜麵頭手 139
黃槐 被當醬料的男人 147

第三輯 一九五三——一九五六

克民 誤會 157
高寧 紅土山下 167
林丹 夜歸的人 179

第四輯 一九五七——一九八〇

流軍 可憐的孩子 189
高靜朗 小偷的故事 219
莽原 牢裏的一群 235
曙輝 黃泥土 250
羅林 靜靜的山村 287
趙愷 放風箏 314

吳宏聲 清明時節 357

吳登 變 371

尤琴 騙 382

呈向風 演悲劇的人 391

黃孟文 青紅燈附近 422

安樂窩 429

周榮 魔鏡 438

章西 想要撿黃金的人 445

張揮 老師，再見！ 460

田流 揭曉 468

梅拉 金花 477

寧舟 零 486

尤今 模 508

孟紫 哈哈，板橋 532

金魚 551

櫻之澗 阿狗外傳 573

青青草 那篇春的詩 581

蓉子 軌外 601

藍玉 跳不出後巷的女人 636

蒼蠅 641

黃叔麟 牛車水之窗 649

謝明 白手成家 662

黃漢雄 倒懸的八哥 675

郭四海 天空滿是她的髮絲 686

秦儀 長廊 669

牧鈴奴 不可觸的 708

易梵 大樹下·兩個老人 714

丁之屏 鱷魚潭邊的惡夢 7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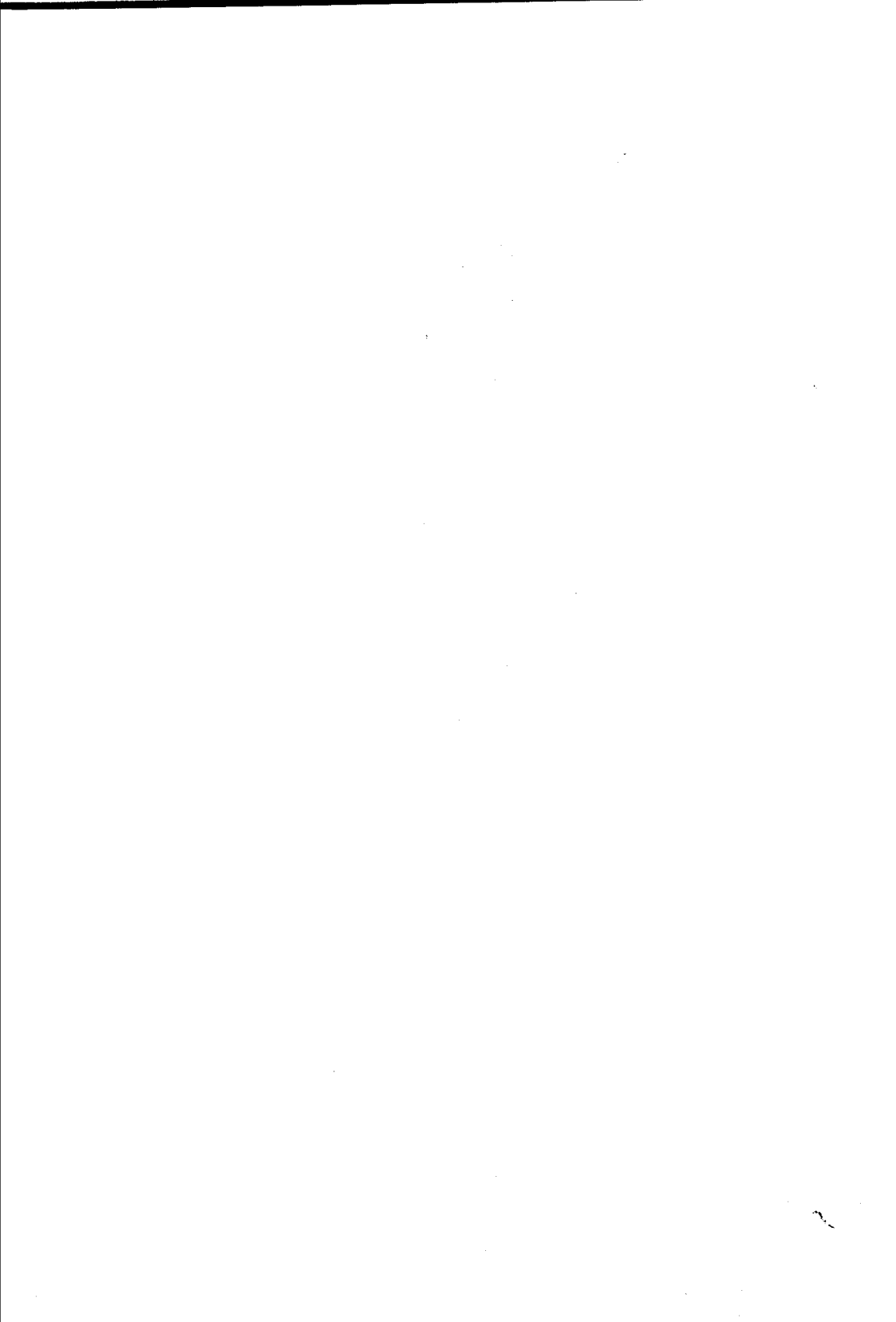
李汝琳 新貴 729

卒羽 家 745

後記 張道昉 761

第一輯

一九四五—一九四八



劉 冷 原名劉錦添，又名劉天風。潮州人，新加坡公民。曾任星洲日報記者及編輯。已故。

賊？

編輯室裏亮着電燈，雖然時間是十一點，陽光却很辛苦地由凸凹的玻璃窗射進來。校對席擺在一個陰暗的角落，一點陽光的影子隱約地跳躍在桌上，因此，電燈更顯得黯暗而不自然。

陳省很煩躁地坐在椅上，艱辛地校對剛從排字房交來的大稿①，天氣極悶熱，風扇雖然開着，却總覺不到有什麼涼風吹來。對面坐着副刊的主編黃胖子先生，他正熱得卸開了襯衣，汗珠熱淋淋地從額角滾到他那肥胖得好像皮球凸出來的兩頰。

掛在對面牆壁的大鐘不知怎的盡是那麼艱苦的移動，到十二點放午飯的一段時間慢得像蝸牛。

只有黃胖子在那裏呆呆地含着鋼筆桿在思索資料，另外那些編輯先生都沒來，雜差阿三很忙碌地在抹他們的柏椅。從編輯部後面的走廊，間而送來一陣熱風，走廊那邊的大排字間，昏黃的電燈光顯得更暗淡，十多個檢字工忙得像一堆沒了頭的蒼蠅，鉛字在手心裏也捏出了汗，盡是黑油油地，幾個年青的小伙子索性赤了膊，露出一身堅實的肌肉。

這排字間被幾個大貯字盤隔成了幾部，沒有電風扇，更熱得怕人。工人讓汗水在額上流，在身上滴，老排字工阿何連那件被汗浸濕得簡直擰得出水來的破衫衣還不捨得脫掉，只是忙碌地拿着底稿，把遲鈍的眼光射過那厚厚的老光眼鏡，用神地在貯字板前踱來踱去地檢字。

年青人用輕快的笑謔來發泄心中的悶燥，平時是很小心的，但是因為編輯部現在只剩下兩個人，所以他們的聲音也顯得比平時高。

「黑李你有沒有找來五百塊準備金？」②缺嘴黃把頭抬高，向着他對面檢字的黑李。

「老子有五百塊錢也不到這裏幹這苦差了，」黑李懶洋洋地回答，在他那黑得發紫的臉上，簡直找不出一點兒表情。

「缺嘴黃，難道沒有五百塊錢就沒有資格當排字工嗎？」以快嘴著名的老孫，在房間那一頭丟過來冷冷的

一句。

缺嘴黃沒有作響，老排字工阿何也只是搖搖頭。

房裏靜默了一下，快嘴孫大概因為沒有搭訕，覺得很沒趣，站定身子，放下檢字板無聊地用手抹抹他那梳得滑滑的藝術頭，忽然，一抬頭看見他那好伴黑李拿着檢字板匆匆地向他這邊走來，又開口了：

「黑李，今晚一同到新世界日日來喝茶去！」

「媽的，老子的薪水老早用光了，你有沒有，先借五塊錢來，三十號還你。」黑李在老孫隔鄰的貯字板站住了，一面把字粒檢出來，却把面向着老孫裝成乞憐的樣子。

「喂！老孫，別借給他，李嫂子已知道黑李在日日來軋了姘頭，如果你借錢他去，要和你拼命的。」缺嘴黃在那邊向黑李裝鬼臉。